

# 小钦岛三日随笔

□文/胡曦光

村支书说，小钦岛能有个安全的港湾是数代村民的梦想。



### 3月5日,天气晴,急促的电话铃

周日一早,当我还在睡梦中,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,是设计所的领导打来的。“小胡,烟台小钦岛渔港项目需要紧急出差,我们马上出发。”

“好啦!”我爽快地答应一声。新婚的妻子一听说我又要出差,麻利地去为我收拾洗漱用品和衣服,她早已认可我的工作性质。去年结婚前夕,我一别半年去参加海外英语封闭培训,紧接着又赶赴珠海参加局香港机场项目投标,不得不推迟了订婚和结婚的日期,妻子一直默默地用行动支持我,让我倍感家庭的温暖。

烟台市长岛县北部有5个有人定居的小岛屿,统称北五岛,位于渤海湾口的中部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因此岛上大多都有驻军,这些岛被海水分隔,只能靠渡船往来。小钦岛是其中之一,岛上由于没有耕



### 3月6日,天气晴有大风,一夜没有合眼

上岛第二天,海上起风轮渡停航,我们不能下岛了。招待所的住宿条件很简朴,没有洗澡的淋浴,也没有洗漱用品,洗脸是不可能了,洗脸的水也是冰冷刺骨。我们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牙刷和牙膏,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村里的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愿留在岛上了。既然无法离岛,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岛,索性就在岛上做现场设计。于是,我和同事再次来到建设地点,仔细踏勘现场,海边依然阳光明媚,依然寒风刺骨。我们沿海边踏勘,一边仔细分析波浪、潮流,一边反复讨论方案建设的可行性。晚上,我们连夜加班进行设计方案的编制,一夜没有合眼。



### 3月7日,天气晴,要为小岛建一个港湾

上岛第三天早晨,轮渡仍然因为起风无法起航。由于没法洗漱,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胡茬,显得成熟了许多。我给妻子报了个平安后,抓紧时间向乡里的领导汇报了设计方案,并得到了一致肯定。

汇报完毕,村支书给我们说起了渔村的一些往事,我听得津津有味,这是一种和都市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。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到了在90年代的一次台风,卷起的大浪将渔船几乎全部掀翻,残骸打到了岸上。渔船对当地人来说是生活的唯一来源,也是最大的财富,一条渔船就是一家人的生计,吃、穿、用还有孩子的学费都寄托在它上面。那时年轻的村支书现在已是面容粗犷的中年人,说到这里,依然能看到他眼中的薄雾和内心深处无奈的无奈。他说,小钦岛能有个安全的港湾是数代村民的梦想。

接近中午时接到通知,轮渡终于可以起航了,我们也结束了小钦岛的首次旅

程。站在轮尾,看着渐渐变小的小岛,我仔细地回味海岛生活,远眺海岛,想象着海岛渔村的生活画面,那些牧海耕渔的豪迈,泛舟垂钓的惬意在外边的人看来往往带着绚丽色彩,但近距离的体会才发现有着诸多不便,也许这才是真实生活的本质。想起昨天傍晚走在海边一条小路上,夕阳金色的光芒洒满了整片岸滩,看着渔船在海湾里静静地漂浮,宁静的小渔村似乎与时间无关,与繁华无关,它像一个耄耋老人静静地看着远处文明的热闹,而我能够做的就是为小岛建一座安全的港湾,让它远离喧嚣、独自安详。



## 提一壶老鹰茶

□文/刘健



泡桐花开的季节,就是清明节前后,几场春雨过后,已一地阑珊,残红遍地,而我们家的清明节却不是这个季节。

父亲悠长地守望涌动着神韵的三月天,必然会感到孤独,我自私地选择相信,你会体谅一个工程人无暇祭奠,我把你的清明节放在了年底,因为那时我才能来到你坟前,带上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,讲你爱听的趣事,告诉你母亲又添了白发。

除夕的前一天,阳光甚好,是我归来的日子,也正是你喜爱哼着小曲儿品茶的暖和日子。又是整整一年没有来看你,因为有些荒唐的规矩,母亲是不能来坟前的。恰好母亲信这些规矩,说是害怕给后人带来不幸,而母亲是爱我的,但无疑她也深爱着另一世界的你。

必定是365天都无人探望的缘由,已然看不出这是一个伟大父亲待的地方,这里已是莽莽榛榛,我走近都显得举步维艰,不得不借来镰刀和锄头,驱散这些野植。都来不及提上一壶你最爱的老鹰茶!你今生见不到我娶妻生子,可能是我对你最大的亏欠吧。就如同你见不到我远离家乡筑港修路、值守开疆,我也见不到你满足的笑。杂草肆无忌惮地掩盖了你的蜗居,甚至是要扎进我的心里,我不知道是被这满地的凄凉荒芜感触到了,还是被这365天不曾相见的思念所渲染,竟然是鼻子一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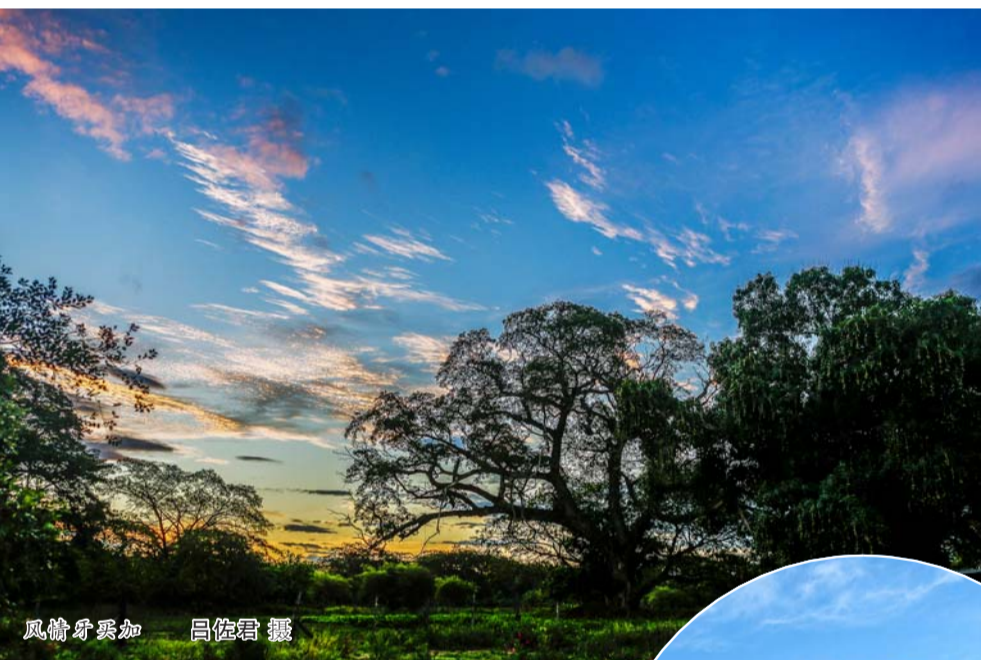
我挥舞镰刀,破开了你通往外界的小道,扬起锄头,我要让你的方圆都是平坦!决不允许它们阻断你喜爱的光,尽管我打破了宁静,划破了皮,流着血,也不疼,因为你从来没喊过疼!不只是为了给你再添几杯黄土,更愿意陪你讲一讲外面的趣事,告诉你贵州的山里有两斤重的竹鼠,海南的太阳能把鸡蛋烤熟。笨拙的镰刀在杂草与土石之间碰撞了一个钟头,终究是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!

种上两棵你喜欢的松柏,为它们浇上水,它们就站在你身边。它们不说话,就像你一样,终究有一天它们会长大,汲取土地的营养,让杂草再也不敢猖獗,并为你挡风避雨,虽然你从来没有畏惧过风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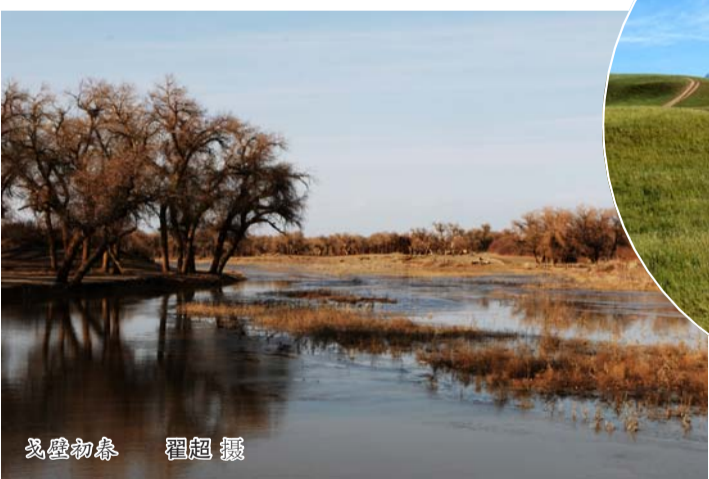
为你斟上一杯酒,虽然我不喝酒,但是这一杯酒我当敬你,敬你耐得住寂寞,敬你体会我远走他乡。本想再敬一敬这神明和土地,可是你不信命,我自然也不会去信。

手机屏幕显示母亲打来的电话,我该走了,她已经做好了饭菜,是我爱吃的,也是你喜欢的味道,她又学习了好多新菜,但她总是做着老菜。再回头看一眼你,也许你也看着我,至少再也没有杂草野树能阻挡你我的视线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,你也知道我会怎么回答,所以我们都不说话,也许是走远了,视线也就模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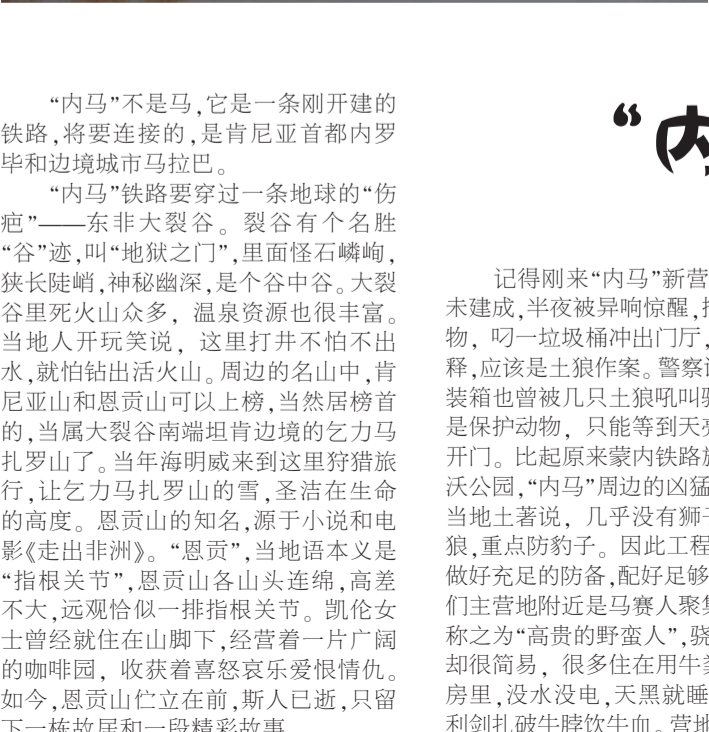
我这一转身,又是一个春夏秋冬,甚至更久,也许我会到祖国的最南端甚至遥远的非洲大地,也许你也能去,看我带着蓝白的安全帽,站在你能看到的地方。等我回来,再选一个阳光甚好的暖和日子,提一壶你最爱的老鹰茶。



风舞身姿加 吕俊富 摄



青海山路 李晓军 摄



戈壁初春 翟超 摄



山之春 兴华 摄

## “内马”那些事

□文/衣启永

记得刚来“内马”新营地时,院墙还未建成,半夜被异响惊醒,推门看到一动物,叼一垃圾桶冲出门外,后来警察解释,应该是土狼作案。警察说他们住的集装箱也曾被几只土狼吼叫骚扰过,因其是保护动物,只能等到天亮土狼离去才开门。比起原来蒙内铁路施工所在的察沃公园,“内马”周边的凶猛野兽少一些。当地土著说,几乎没有狮子,偶尔有土狼,重点防豹子。因此工程要进行,仍要做好充足的防备,配好足够的警察等。我们营地附近是马赛人聚集区,他们被称之为“高贵的野蛮人”,骁勇善战,生活却很简易,很多住在用牛粪砌成的土坯房里,没水没电,天黑就睡觉,口渴就用利刃扎破牛脖饮牛血。营地建设初期,许

多马赛人来找工作,项目部根据属地化要求,尽可能地维护好与当地和谐共建局面,除了聘用他们干一些适合的岗位,还从马赛部落里采购石材、沙、工程用水等,并通过购买其石料帮其修路等举措,建立起了彼此间的信任关系。

“内马”海拔整体较高,大多1600米以上,所以在祖国的酷夏时节,到赤道“内马”来避暑,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扎根这里的同胞们,有着顽强的适应能力,无井自打,无电自发,无路自修,无房自建……如今我们已告别了“白夏晚冬”的集装箱,住进了“冬暖夏凉”的彩板房,唯一不便的只剩下“通讯”问题了。晚饭后,大家来到院内一高地,举起手机搜索到信号,听听看看妻儿父母的

留言,或者打电话和家人拉拉家常,简单而幸福。如果赶上傍晚好天气,站在副营地最高点,能看到下面无际的重峦叠嶂,如黛含烟,画面中有成片金黄的蜡桫树,魁梧高大的仙人掌树,傲世独立如擎雨盖的平顶合欢,还有冷面拒人千里之外的荆棘合欢和汽笛合欢,瞪羚、犬羚、斑马在树丛里从容地奔跑,一只只獬、小食蚁兽在树下踱着方步,落日余晖浸染天际天边,诸峰嶙峋氤氲脱冠覆帽,挥毫出一幅大写意水墨画。万壑群山的另一边,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动物应该正在大迁徙吧,数百万计的角马,或许正在同马拉河中的尼罗鳄进行生死较量,努力完成一场“天国之旅”。

“内马”的故事,需要用一颗心去感受。带着美好出发,仰止高山虚怀谷,来到这里的每个人,都能够为自己心中的野马,找到一片诗意栖居的美丽大草原,这里空旷、静寂、原始、空谷的足音,不是孤单,那是跋涉者前进的号角。